

泰山剑

傅荻著



中国文联出版

馆

泰山劍

傅 荻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三个反间谍中篇小说组成。《泰山剑》写我军事专家裴修文因父丧来到K城，敌特企图以美人计策反，我侦察英雄雷抒燕孤胆作战，终于败其阴谋；《导弹发射的时候》既写了惊险曲折的侦破故事，又穿插了公安人员的忠贞爱情，结尾出人意料，一对老牌特务竟是高级军事工程师熊总的娇小妻子和侦察英雄倪剑平的同事；《火神八号行动》写一个三十年洗手不干的女特务叶曼在我公安人员教育、感召下，悔过自新，协同我方引蛇出洞，将敌一网打尽。

泰山剑

傅 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武汉市文联 编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54,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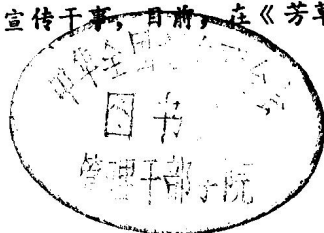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355·547 定价：1.25元



作者简介

傅获今年刚进不惑之年，一九七九年他三十四岁时开始文学创作。五、六年来，他先后写作并发表了长篇小说《江城恨》、《谍海少将》、电影剧本《东方剑》（已拍摄上映）、中篇小说《龙虎滩上的女人》（获《广州文艺》一九八四年朝花奖）、《东山太郎》等九部，共计一百万字。

傅获同志初中毕业后到总参谋部当兵，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转业后在湖北省广播电台当记者，又在长江流域办公室当宣传干事，目前在《芳草》编辑部任副主任。



目 录

泰 山 剑	(1)
“火神八号” 行 动	(73)
导弹发射的时 候	(145)

泰山剑

(一)

神秘的萨拉托夫号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整，一艘不明国籍的“渔轮”开到了K城领海外不远的海面上停了下来。

“渔轮”抛锚后，船舱里的灯光不但没有黯淡，反而更亮了。桅杆四周收缩起来的菱形天线和鱼骨形天线此时全都张开，嘀哒的电波声，类似风声的压缩电码声就从它们上面经过，或发射出去，或接收进来。这一切，都给这艘“渔轮”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当今世界，情报传递的速度是惊人的。神秘“渔轮”抛锚后不过三分钟，“不明渔轮游弋K城外海”的通报已放到了K城警察局欧文斯警长的面前。

欧文斯一头卷曲的黄发，天蓝色的眸子精明闪亮，再配上一米八一的硕长之躯，真称得上是一个美男子。如果不是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上他的年龄记载为四十二岁，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他已过了不惑之年。

警长用红蓝铅笔敲打着通报，足足有七分钟没吭声。站立两厢的四个警察，早就摸熟了上司的脾气，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别人最好缄默肃立。

“这个不速之客是谁？”警长既象发问，又象自语。

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到欧文斯案前：“我想是它？警长先生。”

“萨拉托夫号？”欧文斯也斜了警察一眼，手中的铅笔又敲了敲通报。

“警长，您知道，我的分析向来是八九不离十的！”老警察狡黠一笑，“别的间谍船是不发压缩电码的！”他的胸脯突然挺起，颇有几分傲然自负的神态。

欧文斯向他投去赞赏的目光，微翘的嘴角露出了笑意：“言之有据！言之有据！”略停，他提高了声调：“诸位，它抛锚K城外海原因何在？”

老警察双手一摊：“那只有上帝知道！”

“不！”欧文斯摇摇头，思忖的目光望着窗外的夜空，“上帝是不会知道的，可我们一定要知道！”

老警察撇撇嘴，不快地说：“谁叫我们是警察，总是半夜三更忙个没完！”

欧文斯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揶揄地说：“你来世再享清福吧！今晚，你还得忙乎一阵！”

老警察两眼一瞪，愤愤地骂了一句：“这些该死的鼯鼠！”

欧文斯的脸上霎时收起笑容：“先生们，再站在原地不动显然是不适宜的！”

警长的这句话，就是百米赛跑的枪声，谁要是闻声不动，那这个月的巡捕津贴就只能向上帝要了。五秒钟后，室

内只剩下了欧文斯。向来习惯夜间工作的警长点着了一支“总督”牌香烟，迈着急促的步伐，向电讯室走去。

就在欧文斯刚刚跨出警长室的时候，库图西金中校走进了萨拉托夫号电子舱，舱内工作的报务员们的眼睛虽然没有离开电讯接收机，但谁都知道“船长”光临了。他那一百七十八斤重的身躯，迫使他的脚跟和甲板接触时发出的笃笃声与众不同。

他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差两分。他挥手叫一个女报务员起来，自己坐了下去，戴上耳机，双手利索地调动控钮，对准了他所需要的波长。

两分钟在嘈杂的电波声中过去。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器响最后一声的时候，坐得笔挺的中校突然前倾，夜鹰般的眼睛几乎挨着了接收机的刻度盘。

“呜——”他听到了这两秒钟的电波声，眉梢一跳，左手把头上的耳机按了一下，右手极快地启动了录音机。

“呼——呜——呼”，耳机里的“风声”响了十六秒。中校取下耳机，从录音机卡盘上取下胶带递给站在身旁的译电员。不用“船长”作任何交代，译电员便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转身进了密码破译舱。

伴随着沉重的笃笃声，库图西金回到了船长室。为了提神，他冲了一杯浓咖啡。

自从三月份出海以来，中校的心情一直是压抑的，爱妻卡列娜的哭声老是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情报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却被委任为间谍电子船的“船长”，指挥这条只有七八十人的千吨“渔轮”。今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能有一半时间要在海上飘泊。而比他的技能低得多的军官，不是被派往西欧繁都，就是送往中东闹

市，而他却要长期与船为伍，和水作伴，心里能不憋着一肚子火？特别是听到卡列娜骂他是“水牢里的囚犯”时，他更是烦躁异常，暴跳如雷。但如果说他完全是走霉运，那未免也言过其实。就在他的皮鞋踏上萨拉托夫号甲板的第一天起，他的肩章上就多了一颗星，而和他同时毕业的同事，依旧是少校军衔。也许就凭这多的一颗星，卡列娜尽管哭哭啼啼，到后来，还是让他进了“水牢”。

今天，他按照总部的命令，停泊在K城外海，等待城内的“夹竹桃”拍发的电报。他知道，这个“夹竹桃”在远东，及至东南亚，决不是个马虎的角色。这家伙过去搞到的每份情报，都要使总部中国方面的主管们议论半宿。这颗钉在中共大门口的钉子，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由于“夹竹桃”在将军们的心目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库图西金才不敢丝毫疏忽，亲自上机接收她的电报。

那杯足有半公升的咖啡的最后几滴流进了“船长”粗大的喉管，译电员进来报告：

“中校，夹竹桃来电如下：时机已经成熟，帮手已有，请求执行梅花三号计划！”

“船长”摸着下巴颏，犹豫地自语：“请求执行梅花三号计划……”

对于这个计划的内容，中校当然是十二分的清楚。两个月前，“夹竹桃”拍给总部的电报就报告了全部行动方案，将军们对这个计划是大为赞许的。现在，总部授权中校相机实施“夹竹桃”的计划，确实事关重大，责任非轻。如果经过他的批准，“夹竹桃”的计划成功了，那将会皆大欢喜，他将会再次擢升；如果失败了，将军们怪罪下来，他无疑是只替罪羊，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夹竹桃”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好不容易在K城站稳了脚跟，如果一着不慎，被那个人称“手眼神”的欧文斯发觉，多年的苦心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中共大陆门口的这座“桥头堡”就要坍塌。另外，作为一个有近二十年特工经验的谍报官，中校不能不考虑到K城有中共得力的派员，因为K城毕竟是中国领土啊！一想到这里，他心里直冒凉气。他永远忘不了战友费索夫说过的话：“我周游世界，几乎和各国的特工都交过手，唯独使我感到棘手的是中国侦察员。他们不外露，难捉摸，平静的面容掩盖着锐利的锋芒，稍有大意，必败无疑！他们实际上是狮子，而狮子是要怒吼的！”中校从去年底才调到中国方向，没和中共侦察员交过锋，但费索夫的忠告他不能置之不顾。这些原因都使他对“夹竹桃”的请求，不能贸然允之。他望着桌上那盘没下完的棋局，双手心不在焉地拨弄着棋子，脑子里开了锅似地上下翻腾。

十分钟在沉默中悄悄地溜了过去，素来富于冒险精神的中校突然拍桌而起，大声地说：“回电，电文如下：电悉。准许行动。务必成功。斑鸠。”

犹豫不决的库图西金怎么一下就定了决心，给“夹竹桃”拍去了开绿灯的电报呢？原来，在这十分钟里，中校的心中渐渐冒出了一股热流，出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天地，是他，一调到中国方向，就沉着果敢地从铁板一块的中共大陆打开了缺口，实现了总部将军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是他，指挥有方，调遣适当，智慧加魄力，打败了号称“金钢钻”的中国侦察员。别人不敢做的，他做成功了；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他达到了。鲜花、勋章、将星、金币在他面前飞舞，令他眼花缭乱，海市蜃楼似的幻景使中校振奋、陶醉、神迷！

天空不属于霸权主义者私有。萨拉托夫号上发出的电波，经电离层的反射，不但“夹竹桃”能收到，K城警察局电讯侦控室也能收到。遗憾的是，库图西金发出的电报，欧文斯的部下并不能马上破译。尽管警长亲自在密码破译室干了三个多小时，可电子计算机的纸条上只打出了毫无关连的两个字：“……准……成……”

天大亮的时候，十分困倦的欧文斯回到家里，在床上合眼前，他忧心忡忡地嘟囔了几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站在床边服侍他睡觉的妻子，没听清他的话就稀里糊涂答了腔：“不善？谁不善？叫他上教堂忏悔好了，你操什么心！”

警长用嘶声回答她，甜蜜的梦想把他带进了天堂……

欧文斯虽然睡着了，可电讯侦控室里破译密码的警官们依旧在忙碌着。

“……准……成……”警官们望着这两个字，冥思苦索，搜肠刮肚：对方要在K城搞什么阴谋勾当？潜伏在K城的鼯鼠又是谁？……

这一连串的问题，目前都还是个谜！

(二)

× 4—3000

少林武行的一栋小洋楼座落在K城最热闹的麦登高大街上。在K城提起少林武行如同提到麦登高大街一样，几乎是无人不晓的。有钱的人，为了人身和财物安全，常去武行聘请保镖；无钱的人虽用不着专人保卫，但武行的镖师身手不

凡，也是间或有闻的。

已经是早上九点钟了，少林武行拳师蓝令彬还在酣睡。在武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他在休息，任何人不得高声喧哗，谁要犯了禁，准少不了被他臭骂一顿。

在一楼的议事厅里，七八个镖师围着一张桌子玩纸牌，大家呲牙咧嘴，比比划划，就是不敢大声谈笑。

“嘀铃铃……”茶几上的电话响了。

一个矮个子保镖赶忙拿起话筒，小声地问：“找谁？”

话筒里传来的女声口气逼人：“快叫姓蓝的来接电话！”

矮个子知道对方绝非平庸之辈，更轻地问：“您能否告之姓名？以便我们好向拳师通报。”

“就说是他姑妈！”

矮个子放下话筒，就往二楼跑，刚踏上楼梯，蓝令彬已从楼上下来。他身穿大花格绸睡衣，脚蹬绣花拖鞋，径自向电话走去。

“我是蓝令彬！”他拿起话筒，满脸的酒刺都挥发着傲气。

“我是姑妈！”对方的腔调比他更冲。

“哦……是姑妈！”他魁梧的身躯霎时矮了两公分，足有核桃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傲气的脸上已换上了媚笑。

“财神爷，有什么吩咐？”

“上次谈的那件事，今晚要干了！”

尽管不是电视电话，但蓝令彬好似看到了站在面前杀气腾腾的“姑妈”，他的腰更弯了，声音起码降了两个调。

“行！行呐……不过，事成之后……”

他有意刹住话头，静等对方回音。

“一万元！”女人的声音毫不含糊。

“一万元……这……”蓝令彬撇撇嘴，口气变得犹豫不决，“……这可是冒险的事……这个数……是不是太……”他又刹住了话头，把潜台词甩给了对方。

“你这龟孙，真狡！”女人骂了一句，“好！算你走龟运，二万！”

“谢姑妈！谢财神！”蓝令彬咧开了大嘴，满口金牙闪着光彩。“今晚动手！决不误事！”

“手脚放干净点！别留下痕迹！”

“您放心！干这类事我不是头一回！嘿嘿……”

“别笑早了！”女人压了电话。

入夜的麦登大街真是花花世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酒吧间里传出的探戈、摇摆、迪斯科、甲壳虫等舞曲，在夜空中回荡。过惯了夜生活的K城人，纷纷涌向酒吧间、夜总会。他们或痛饮几杯，或听曲跳舞，以消除紧张工作一天后的疲劳。

大约十点钟过后，蓝令彬的身影出现在白莉商行彩色橱窗。他换了一套武士服，上身紧束短扎，下着灯笼绸裤，腰系带环宽皮带，显得十分精悍。他左顾右盼，好象是在等什么。不久，一个穿牛仔装的中年人走近他，从他手里接过一迭钱，数了一下，有些不快地说：

“三千元？太少了！”

蓝令彬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头：“别讨价还价了！事成之后，我再送酬金！”

“拳师可别食言！”中年人把钱装进了口袋。

“大丈夫岂可戏言耍人？”

两人边说边向停在路边的一辆丰田牌轿车走去。就在中

年人打开驾驶门往里钻时，蓝令彬动作极轻地把一个火柴盒扔到了后座沙发上。

离这辆丰田牌轿车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天蓝色出租小轿车，车内坐着司机雷抒燕。看上去，他大约三十四五的年纪，敦实有力的中等身材，油渍斑斑的工作服贴在隆起的肌肉上。熠熠有神的眸子里射出的犀利目光，更使他虎气生风。他密切注视着他俩的一举一动。

中年人和蓝令彬分开以后，驱车前行，左拐右弯，最后停在了K城二十七区的一条偏僻小街上。雷抒燕的车子尾随着丰田轿车，停在了一堵矮墙后边，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停在左前方的那辆轿车。

K城虽是繁华的都市，但象二十七区这样冷落阴暗的小街，仍屡有所见。特别是木棚区，更比比皆是。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不见中年司机有所动作。他只是支烟接一支烟地抽，偶尔把头探出车外，窥视一下前方昏暗的小巷。雷抒燕靠在车座沙发上双手抱肩，沉静地望着前面车内一闪一闪的火光。

又过去了半小时，小街上已见不到行人，夜风吹动着地上的破纸片，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使破败的街道更加阴森凄凉。突然，小巷方向传来脚步声，中年司机连忙拧灭手中烟，右手颤抖地握住了方向盘。

中年司机的紧张神态，全部映入了雷抒燕的眼帘。他借着昏暗的路灯光向前看去，只见一个老人来着报纸，埋头向这里走来。不用问，这个老态龙钟的行人就是中年司机的猎物。雷抒燕的心中猛地一紧。

老人也许是急于回家，或是灯暗看不见路面，他的头低得很下，匆匆而行。他走到了小街中间，看样子是要横穿马

路，就在这时，中年司机驾驶着轿车高速冲出，老人一见突如其来的大物，刹那间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进退，怔在了原地。眼看着轿车就要从老人身上碾过去，在即将撞上老人的瞬间，中年司机猛打方向盘，只让左车轮把老人擦倒，轿车刷地向前冲去。看来，他手下留情，不想真要结果老人的命。

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雷抒燕目睹了这一宗预谋害人的惨景，心中怒火高烧，他马上驱车紧追前面那辆轿车，决心查清中年司机奔向何方？

“轰！”丰田轿车冲出不过五百米，起火燃烧，汽油箱顷刻爆炸，受伤的中年司机连车门都来不及推开，烈焰就吞噬了这辆丰田。

“好一个连环谋杀计！歹毒的家伙！”雷抒燕轻声地骂了一句。

受伤的老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轿车在五百米外燃烧，雷抒燕正欲报警，可不远外却传来了刺耳的警车声，他赶快掉转车头，向沿海高速公路驶去。

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徐徐行驶，海风吹动着雷抒燕的头发，也搅动了他一腔思绪。今晚的这个预谋杀人的背后，可能有更阴险的目的，他好似觉得这次车祸和他来K城的任务——查清“夹竹桃”相关联，因为被压的老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应该抓住这条线索，穷追猛打，务必把祖国大门口的钉子拔掉！轿车虽然烧掉，中年司机已毙命，但车子牌号×4—3000却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

他的手轻轻地扭开了车内的收录机，机内放出了男声独唱《巍峨泰山》：“

泰山巍峨，

直刺蓝天。

白昼与旭日为伴，

晚来同海涛共眠。

幽深似蓬莱仙境，

静谧如天上宫阙。

奇花异香飘渺，

披霞抖晖娇艳。

惟我黄帝中华，

有此苍劲山巅！

伴随着浑厚道劲的男声独唱，雷抒燕要向总部汇报的内容插翅飞上了蓝天，飞向他最为神往的地方，飞到首长和同志们身边……

发完了电报，雷抒燕舒心地长吁了一口气，他惬意地望着天上闪烁的群星，心中暗自说道：

“序幕既已拉开，高潮戏不会太远！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搏就在眼前！”

他脚蹬加速器，猛打方向盘，轿车象离弦之箭，向前方疾驶而去。

(三)

裴总飞赴K城

K城总督府是一栋颇象教堂的洋楼。历届总督均住在这里，卸任的刚搬走，上任的就住了进来。楼房的主人在变，房子的外观也在变，每届主人入住洋楼，都不免要把它修缮一番，所以，尽管它已有一百二十四年的历史，至今，无论

是室内还是室外，依然是富丽堂皇。

本届总督是麦克唐纳，这个文质彬彬的外交官的脸上经常挂着微微的笑意。他虽年近花甲，满头银丝，可身板硬朗，步履稳健。他酒量不大，吸烟也不多，和比他年轻二十四岁的妻子情投意合。也许由于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勉，他的属下对他都怀有敬佩之情。

中年轿车司机驱车撞伤老人半小时之后，现场照片和初步调查已放到了他的案头。自他上任以来，K城的重大案件他都要亲自过问。

总督看完报告，又看看表，对站在桌边的欧文斯说：“你的动作向来迅速！”

欧文斯换了一件紧身夹克，头发和皮鞋尖同时闪亮。他听了总督的赞许，不在意地耸耸肩膀，说：

“你对办事拖拉的人，向来是不加薪的！”

总督笑微微地望着这个剽悍的部下，显得很高兴地说：“你对我很了解！”

“说不上一个‘很’字，但了解！”欧文斯按亮了墙壁上电动模型旁的一颗控钮，模型立即通亮，一座标有“27”字样的小平房模型的指示灯一闪一闪。

总督明知故问：“车祸发生在二十七区？”

欧文斯点点头：“被害的老头已送医院，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

总督思虑地问：“老头没撞到要害部位？”

“我和您同样惊讶！”欧文斯咬着腮帮，天蓝色的眸子清澈有神。“按常规，这样的车祸，被压者是难以生还的！可奇怪的是，老人被撞的不是致命的地方！”

“更奇怪的是肇事司机连同汽车一同烧焦！”总督的目